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椿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八

宋 林希逸 撰

少作

春秋義 與化軍秋補都魁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曰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

禮有可止而不止者君子有以知其心之僭禮有不用

而或用者君子有以知其心之疑甚矣人心之不能自秘也率然一卜而君子乃得以推原其疑僭之所由則是心所存人焉廋哉吾於僖公見之矣夫卜亦有禮也簡之則失於慢繁之則失於瀆一再之未止懼其簡也至三而不止則瀆矣僖公之於卜可止而不止豈非其心之急於僭歟夫卜則有疑也習常則自信求異則自危禘嘗之不卜安其常也非其所祀則危矣僖公之於卜不用而或用豈非其心之懷於疑歟春秋王政衰微

僖公將以諸侯而僭天子之事其心雖急而又疑焉迹僖公之事求僖公之心是知法制之不足畏而猶懼神明之不可欺也公羊於僖三十一年傳云云自圖書演於聖人而天下有卜筮之事卜筮之道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理隱於太虛而寓於神明太虛之理隱於人心而神明之道顯於天下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誰不知神明之可敬知神明之可敬則知神明之可信人心不能無疑而求信於神明此卜之所由興也故凡卜不可瀆

而卜必有疑我之懷也將以求之神也始之從違猶未容已故必諄諄而再告之再告之從違而又審之則吉凶斷矣是豈容更瀆者哉曲禮所謂卜筮不過三者此也然我之自信也可以質之神也心之對越自已無愧尚何必喋喋而卯之既卯之是非而聽之則必非安矣是豈為無疑者哉此闕康所謂不疑何卜者此也僖公之心何心也僖公之時何時也名分不存紀綱不正王章之不能以自用征伐禮樂其權同出二百四十二年

之諸侯猶有以征伐自用者大柄既移其如禮何此欲
僭之心所以勃勃不能自遏也僖公之卜何卜也僖公
之祀何祀也典章雖亂法制雖亡王法雖不足以為懼
公議雖不足以為畏而帝鑒昭明不可欺罔八十六年
之祖宗未聞以郊禮自用者此日雖僭其謂天何此自
疑之心所以昧昧而不能專決也僭有所不可僭疑其
所不必疑既卜而瀆甚矣僖公之不思也吾嘗求古之
卜矣易有再三瀆者矣太玄有三經三緯者矣未聞有

過是者蓋祀神之禮不可以簡也亦不可以繁也簡之罪則慢神慢神為不敬繁之罪則瀆神瀆神亦不敬夫敬禮之本也曾為祀神而可不敬哉再卜而未已知神之不可慢也三卜之不敢過知神之不可瀆也求吉之道止於是矣公羊據古以明今而斷之以曰之一辭所以著僖公之急心也僖公之急僭也道非所知也禮非所知也再三而不已猶庶幾蒼蒼之或從不知神不可誣天不可欺四卜而不從上天之神明可見矣故曰事

有可止而不止君子有以知其心之僭吾嘗求魯之祀矣前乎此者有禘嘗矣後乎此者亦有禘嘗矣而未聞有卜之者蓋凡人之情於其常者安之於其異者危之心之安則自信自信何卜心之危則自疑不卜何决故未卜者疑之端也曾謂卜而無疑哉禘嘗之不卜知其心之危也考魯之祀盡於此矣公羊由前以證後而設禘嘗之問所以察僖公之疑心也僖公之疑宜也禘所可用也嘗所可用也僭禮而為郊恐神之或我吐是知

王法不足威明鑒有可畏自僭而自疑人心之神明可見矣故曰事有不用而或用者君子有以知其心之疑經著其非而傳發其義非惟有以察僖公之心而天人之道亦盡於此矣夫天有神明而人心亦有神明隱顯雖殊而理實相因不能以間斷僖公之不畏其心而畏天不卜于心而卜於天疑其不可而後卜卜之不從而後已是知天之神明而不知心之神明也夫人心本明昏之者有所惑也僖公之昏惑於僭矣僖公之疑覺之

機也不知自覺而又愈瀆焉僖公其有逢之心也夫然公之在位猶一二年而終不言此者非王可畏而天可畏也嗣是而後有五卜者矣有用郊者矣卜而至於五瀆愈甚也其欲僭之心愈急於僖公矣不卜而用懼不從也其疑之之心蓋有懲於僖公矣僖公萌於前而子孫成於後周公其衰矣雖然四卜固非也使魯而三卜則得禮歟吁傳之言論常事也禮有之天子不卜郊當郊則不卜矣非所當祀而祀何取其得禮也哉禘固不

卜也在魯而行禘所宜用歟吁傳之言失其義也禮有之禘者禘其帝之所自出非天子則不宜禘矣非所當用而用何取其不卜也哉學者又當詳傳之論而求傳之失

第二道

名有公萬世之所重者聖人之書法辭有出一時之所樂者聖人之述史此春秋之作所以辭嚴而事信也夫孰不名也而於季友曰季子一字之褒稱萬世之貴重

聖人之書法宜不苟也夫孰不歸也而於季子乃曰來歸民望之所屬一時之喜辭聖人之述史宜不易也貴名褒於夫子而喜辭稱於國人季子其賢矣哉穀梁於閔公元年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意或如此夫經作於聖人固將以垂法也然其事其辭聖人亦因舊史以成文特加刊削耳文存而義自見聖人無容心也且夫名也者聖人之所重書爵書人曰名曰字聖人固不以輕假人一字之華衮不以加非義之人

一言之斧鉞不以及知禮之士此書法所以甚嚴而甚重也然其事則國史之所述其會其盟曰與曰及聖人豈得以私生義非弒而曰弒則以爲誅心之法或與而不與則以爲文實之異此辭義所以愈窮而愈遠也夫春秋正名也亦述事也正名之不當固不足以爲訓述事之不信亦何以爲經此季子之稱所以垂萬世之襃而來歸之義所以著一時之喜也夫季子何如人也知國之將亂先之五年假辭而出季子知幾矣知宗國之

不可忘嗣君新立翻然而歸季子知義矣魯之國以季子輕以季子重魯之君以季子安以季子危聖人之貴貴此者也國人之喜喜此者也聖人則曰季為宗臣也可以去則去而不留可以歸則歸而不怨卒能扶持國祚平定患難宗國不亡伊誰之力名所當歸聖人安得而靳之國人則曰季為賢臣也昔其去我我何望矣今其歸我我獲依矣來矣我喜去矣我悲辭之所稱聖人亦烏得而沒之名為季子簡冊著榮著榮非聖人之所

貴萬世之所貴也來歸之稱如愛如慕非聖人之所喜一時之所喜也萬世之所貴書法所以甚嚴一時之喜述史所不容泯其辭如此豈不為嚴其事如此豈不為信此春秋之所以無異說也嗟夫季子何以得此哉曾顔荀孟之流則以子稱此名不輕予也而季子得於聖人周公之東留則西人欲其歸此情不易得也而季子得於一國季子信賢矣然則春秋外此有之乎曰有天王使季子來聘齊人來歸子叔姬辭同而旨異

第三道

禮有不同意亦隨異甚矣禮之不苟制也知其禮而不知其意非知禮也夫備物有儀謂之享燕樂相歡謂之宴儀必有節歡必相親此之訓示所以不同也知燕享之異名又知宴享之異意始可與言禮矣左氏於成公十二年之傳著郤至曰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其義如此夫禮作於唐虞三代而著於六經愚嘗於六經求禮矣虞氏養老以燕周享公侯有三享再享昌歜白黑

形鹽物備之享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樂之燕也嘉賓之交際一也而禮有不同古人豈無意哉夫享以儀觀而燕以情親備物而陳登殺有數使之視而知共盈而不飲乾而不食使之視而知儉此享之所訓也獻酬之交錯尊卑之忘分非慈而何俎豆之所交珍羞之所逮非惠而何此宴之所示也享不徒享而必有訓焉宴不徒宴而必有示焉則唐虞三代之聖人所以制禮者莫不有深意也春秋之世禮已亡矣荆楚何邦禮不及

焉郤至聘楚而陳之左氏作傳而著之使禮意不亡於後世者二子之功也愚嘗因是而求春秋之士其所以知禮者非一甯子之於衛知享食之觀威儀叔孫穆子之於晉知飫嘗之親和同是皆講求禮意不徒言者也雖然朋酒斯享曰殺羔羊享亦有示也鹿鳴賓燕講道修政宴亦有訓也是不可以不備論

策

分野

銀河著象横首尾以經天水脉沿山順高卑而流地星視河而分而勢地由水以別陰陽此天文分野之所由辨也抑嘗深攷其來粤自圓明布位歴象有司蓋造化之機寓乎其喙言星則必言分傳記所傳雖自堯封閼伯於商丘使主辰然分野之説必非昉乎是矣自是厥後周有保章氏漢有孟堅地理志其詳則綮邕之月令其纖悉毫末則陳卓之州郡躔次是固其傳歴歴可考也然竟莫遡其所由將無所據耶則貟穹辰位猶人間

也地之凝也固少天之覆也固宏擬之而議亦必有故是何吳東南而位星紀星紀東北也周土中而位鶉火鶉火南正也晉北趙亦北而或西正或東南鄭中宋亦中而或東南或東正負海之齊而居元枵之北西戎之秦而在鶉首之維乾維不可以為魯衛而為魯衛巽維不可以為荆楚而為荆楚十有二次而僅一燕可言何以為據也將以為誣耶則熒惑之入其分崔浩以姚興為必亡太白經其方傅奕以秦王為得位星孛大辰光芒

及漢則曾梓定四國之灾玄枵失次禍行其衝則裨竈指鳥帑之惡仰觀俯察其驗若神何以為誣也欲據之莫據之欲誣之莫誣之果何以為定論其分封之始斷諸歲星之所位乎其南北之陸指日行以為次乎吁古之人其如有所至矣有以天河斷兩戒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且天猶卵也經星之次環其四周銀河之所界者半其餘則天市太微布列焉故二十八舍其附於河者三之二矣沿之河以分其勢稽之紫宫以定其

餘井井乎其條秩秩乎其次況夫廣輪之數雖若散漫而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則上下流之勢自可攷也江源河源截為二紀則南北之疆又不容紊也是故秦雖西而位坤維之鶉首雲漢之升兩戒之道也吳雖東南而位艮維之星紀雲漢之降兩戒之終也燕窮北紀之曲故以末派之析木為燕晉趙河陰之國故以上流之參昴為晉趙接紫微者為中州則衛非在西北也連太微者位純陽則楚非居東南矣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

相遠非中州負海之齊魯乎鶉火離正上接黃帝之祇非寒燠所均之伊洛乎壽星在天門之内則近畿者鄭也何有於巽維大火布明堂之和則中州者宋也何有於東正蓋以星河之流起於井終於箕則南者反北北者反南矣又自是而分内外則一彼一此皆有定論無復顧其方維四正也他人之見執方位而言一行之見反方位而言他人之見膠柱之瑟也一行之見脫囊之錐也傳上世之微妙破萬古之昏迷雖隷首復生無能

易斯言愚故曰銀河著象横首尾以經天水脉沿山順高卑而流地星視河而分向勢地由水以别隂陽此誠要談至論也雖然一行之意蓋亦得於兩戒夫山川之論馬融三條康成四列其分其合脉絡不通疆理猶膠何以言星分惟一行也斷以南江北河而為兩紀又以胡門越門而定兩戒於是引之以合銀河折之以論上下宜乎了然易明也嗚呼兩戒之論亦非强為臆説禹貢之言山也錯綜不一焉而南北曰導者二雖非言戒

孰謂戒參之理而得其當稽之經而知其源故敢確然以復師問

離騷

聞之師曰不知詩之旨趣無以知騷之風骨不知詩之蹊徑無以知騷之門户詩者騷之宗而騷者詩之㒷名也蓋乾坤之宫商而寓以詩人之喙其寫情寄興多出於元寘罔象之中而言語血脉有不可以文字格律求者自夫詩派不傳文習益勝辭尚於浮靡而不務於真

實言出於口耳而不根於肝鬲流蕩於風雲月露之形
祖襲於四六紅白之體三百篇之義尚以章句訓詁求
之而況騷乎故夫天問近誣九歌似怪宓妃娀女非典
謨所談崑崙元圃非經義所載求於筆舌而不索於性
情無怪乎昧真而失實也其或好名之士以文相高指
瑕前輩輕議古人至又有援筆而為廣騷反騷辨騷悼
騷之辭者悲夫原之不遇也原宗臣也楚宗國也其愛
君則鴟鴞也其傷讒則巷伯也懐黍離靡靡之憂有柏

舟悄悄之念遭詩人之所遭懷詩人之所懷放言遺辭寫心寄意非惟以鳴一身之憂亦以鳴宗國之恨非惟以鳴一身之不平亦以鳴吾國之不幸荃化為茅則惜芳草之為此艾也偭繩墨以改錯則又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不羣蛾眉衆嫉余固知謇謇之為害而不能舍也故行吟非怨而人以為怨被髪非狂而人以為狂出處進退既律以聖賢之規矩而言語文辭又不免後人之指摘悲夫原之不遇也蓋嘗以詩求之静言思之不能

奮飛非變風之辭乎原之所謂懷椒糈召巫咸者其萌芽於此也夫內懷憂憤情不自達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寄情於無何有之地此詩人之逸興也何有於譎怪夫遭窮遇厄歲月易暮懷疑蓄恨委命於天而欲求訊於冥漠之內此詩人之真情也何有於虛誕且其驅飛廉指望舒與言扶桑屬意沅湘其興若遠矣而終篇乃有反乎故都之懷則其所以若譎若怪者子虛烏有之談耳非真有涉於神仙之迹且其要靈氛召太卜屬辭

拂策駕意下居其事若信矣而終篇乃有龜筴不能事之語則其所以若虛若誕者假辭設問之類耳非真有涉於鬼神之事演而伸之觸而長之則其所謂澆羿姚娀驅雲役神者皆詩人之寄興者也反於吾心茍有得於詩之遺味則當於此一唱而三嘆矣又何暇議其曰經曰傳也哉三百篇之詩出於小夫賤隸者不少而皆以經目之繫辭之文古之大傳也而槩以易經列之離騷之曰經九歌而下之曰傳又何足論也故夫求騷以

大者不若求之以詩求騷以義者不若求之以情以文求騷則得騷之門户晁補之新序有曰離騷既作詩雖亡而不亡此知騷者而昔人之讀騷至有以焚香者以痛飲者是豈可與淺淺者道哉故嘗謂三閭憂憤之辭當與杜子美論不當與楊雄賈誼論二十五篇逸放之辭當與李太白論不當與班固劉勰論楊雄賈誼憂在一身而不在天下其行已可考也故指笑湘纍以爲其度未廣託諷鳳凰以爲不避繒繳若夫一飯不忘君者

又肯為此談耶班固劉勰綴緝詞章而不達比興其大
可考也故露才揚己妄致其譏不合典雅竊生異議若
夫俱懷逸興壯思飛者又肯為此言耶是故離之諫諍
姿恐君有遺失此杜拾遺之詩也非騷之憂憤乎仰天
攬明月散髮弄扁舟此李翰林之詩也非騷之放逸乎
由此觀之則信乎詩家之風骨蹊徑與騷為同出也千
載而下不遇詩人使綴大之士指議騷之是非未有一
人如王安石謂劉向非強聒而實其宗臣之情也愚不

敏嘗學於詩矣敢以此謝明問

閏

戴履之民固有終身聽用歲月而不知所以有閏者又有操觚握筭研精筭數而不知所謂本無閏者愚嘗竊思有年矣竊有以得其起閏者推閏者置閏者而後知夫在天本無閏也起閏之法係於月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月常速而日常遲故三歲之久為朔望者不止三十

六此閏所由起也推閏之術係於日法或以九百四十分或以八十一分最後又有千三百四十分或繁或約要皆定其餘於二十九日半強而紐於周天之所未足者故有月餘歲餘之法此歷所由推也若夫置閏必求之節氣焉一氣則十有五日而有餘分常月刻皆未盡故有越歲而氣未周者漸而積之至於月氣之中者或加乎晦則閏之所在矣故曰校中朔以正閏分又曰閏月有朔而無中者此也雖然是特起於歷家爾在天之

歲本無羸分何以有閏人之為年也以月天之為歲也以氣以日氣始於立春則必盡之大寒而後為終也冬至日始牽牛一度則必復至於是而後為始也初何為而縮初何為而羸明生魄死係於我者也合則為朔對則為望漸近則受明離遠則生魄我之行也十九周而彼生於我也二百三十五此歷家所謂一章閏分盡是月自月也而為歲者如彼故常歲之日每求於周天之法而未盡乃以日行為餘分是在彼者未足而以在我

者為有羸古歷所謂十一日弱者此也然彼之積餘必於歲終也歲果自何而終自何而始嘗試求之古今之歷矣唐虞以前歷不可得聞秦用顓歷非果顓歷也以其用水行合於顓帝故取以為名是古歷蓋不可考矣吾求之三正夏以寅商以丑周以子三代之歲首各異建子者則歲分終於亥而積為羸矣丑也者則終於子寅也者則終於丑在周為餘商分則未餘也在商為餘夏分則未餘也以其餘之名加於我而所由餘者在此

在彼又無一定之論果且為有餘乎哉求之節氣莫得
而餘是之謂無閏且其於是歲也閏農時作息又常聽
於是氣之何如析因夷隩乃在鳥火虛昴之候雖閏弗
閏候常在也是則歲在天下本以歲不以月月也者有
國者自為朝會須正之節也故晉人有曰山中無甲子
代謝自成歲以代謝而論歲則復何閏矣且歷家之閏
又取證於斗故有斜指於兩辰之說冬至夜半是為杓
建之始始於子終於亥二氣盡則一辰終初未嘗少加

進退惟其常月求之斗而有餘故其積既久乃有回斡於二次之間者以斗而定閏則可以斗為有閏餘則不可故嘗謂歸餘之名不在於斗不在於氣歷家自為法也公羊釋經謂天無是月非無是月朔晦弦望固有羸者求之二十四氣初無餘分也雖然於此又可以窺天地之巧焉天之運不周於一周而過其周月之行不盡於可盡而為半强是則雖歷家之法亦造化自有不齊者潛思而默識之觀化之妙也先生曰古之業是者或

有道不專乎技愚曰信然

太玄

博書著大千載而上有若揚子雲者吾當斂衽矣讀書摘疑千載而下有若蘇老泉者子雲當斂衽矣子雲之文固不可以六經論亦自為一家之長勞心苦思理不足而才誠有餘皓首之年羞與賈馬等列故搜奇摘異以盡其筆力之餘健惜其閉户窮巷載酒與遊者獨嚴李仲光之徒無可商畧一人獨見故不能無偏蔽使其

有高見遠識之士相與細論一二則其成書必不至若是之疏故嘗因雄書而觀老泉之例未始不掩卷慨嘆而重惜其不遇也老泉之論大槩有二曰筮曰歴其於筮法也曰一扐之多不過乎六其餘可以為九而不可為七八不若再之則八扐之餘四位自成著書之始不應有差必其傳之訛也吾固不以是疵子雲而旦夕之用經緯之說與夫二六一九之數虛三於地以扮天之論是則子雲之蔽也去其旦夕經緯之法而從其辭之

不可以前定舍其扮天二九之數而正以三十三爲不可加損斯論例之至談惜子雲之不遇老泉者此也其於歴法也曰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則無以齊其不齊者定一朞之說於前而存五盡之法於後似若强存而無與乎其書然太玄以節氣言也一歲已成而千歲可致月視日而進退日書矣則月在其中五盡之說吾不以是疵子雲獨七百二十九贊可以當朞之日三百六十四有半其不盡者四分日之三加以踦贏之贊而又餘

四分日之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且玄擬易作也重以歷不足而輕加其書是為太初歷也是則子雲之蔽也今以一百八分而為日則四分日之三所得者八十一加之其首而無羸朒之於天而相直不必為羸不必為踦而歷自成斯為論例之巧說惜子雲之不遇老泉者此也蓋自三聖絶筆之後虛空之間是數猶有所未盡者子雲之書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是或一數也黄鍾之長八十一分則是法蓋始於

律河圖之數藏十用九則是法亦得於河圖故列之成書散之為圖整整而可觀子雲之大筆自聖賢不作之後誠為獨步當世研精覃思有得於是借之以攄其才雖未免於好名之累實苦學之用心獨其考論不精故有所不必强而强為者夫易之於筮特因是以神明其德於六十四卦初無輕重六日七分之說不見於大傳是特起於後人縱出於後人亦自然之數所配合耳而非其究心雄也何必膠擾而用力於是耶使雄有得於

至理借是以為書不為乎占不詳乎歷將不為玄邪後之人將以求筮也曷不為易之直且徑而奚事於玄之紛紛將以為歷也曷不為易之流且通而奚事於玄之拘拘雄之心將以追蹤古人而刻畫嫫母唐突西施反以取識者之笑然雄之書亦未易侮理不勝詞固其大不能如大易之天成而莊騷之下誰可與並驅爭駕今觀其辭如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又如曰月闕其博不如開明於西險古奇異豈耳目所易到之

語海水羣飛誠狀物之至工侯厓厓天撲其額寧非措辭之極到使雄能脫然自為一書祇以文鳴誰敢輕議凡其自為牴牾者皆雄自為拙也故嘗謂太玄一經後有子雲者作復加刋正真可以抗衡於後世作者之上請試言之說卦雜卦乃聖人紬繹其所未盡者玄何必倣乎則衝可去也錯亦可去也文言大傳乃當時議論之所及者玄何必倣乎則攡可去也瑩亦可去也玄文亦可去也無乾之四德則何必為罔直蒙酋冥無十三

卦創物之義則何必為元挹無八卦自然之象則何必取五行之常論而及形色聲味之繁且碎也故其數可存其圖可存若此則不必存者惜乎雄之無所考論而不遇作者也大抵一人之見自非大聖大賢則不能無所蔽老泉之言著論將以子雲復生當無愧乎其言而方州部家之筭紬繹於太元所未盡者而為圖自五十四至於三部之筭六皆以三乘也而三家之筭參則以兩乘之是豈得為渾成而非出於有心況不盡之分歸

於贏踦者如故前之論以為不可加而又若不可去殆
何為邪向使老泉以首加一分而筭之則其餘分難總
九之半之終不可合又使老泉以踦贏為一度如所謂
歲差四分日之三者而附之三家焉則三家之算又奇
而難乘推之而又不合則是圖似亦不必作也一子雲
著之於前而不自覺其失一老泉正之於後而不自覺
其非後之作者有能刋之正之而存其餘不以占不以
歷不附於易而玄自玄則論文之士亦安敢有覆醬瓿

之譏

古封建唐藩鎮

闕

距蓋復得於羣雄之手而不止乎係組捧璽之日秦之郡縣其果郡縣乎七國之變誘以懲艾之失猶可也矣

德既微劉表董曹之衆尺攻寸取連城自固卒除鼎峙之勢鼎峙之勢方除而分裂之禍已起迄六代而後歸一是非春秋戰國之勢乎故嘗謂封建者天地自然之形也法雖立於古而非古之所能立制雖亡於秦而非秦之所可亡當其盛也雖封建未嘗不郡縣及其衰也雖郡縣何嘗郡縣哉唐人藩鎮之禍渾然封建之勢也方貞觀之初世襲刺史之議紛然不已卒亦罷之節度之名始於永徽而景雲都督復罷之之慮亦甚悉也尾大之

嘆豈非監周漢乎然而河北一裂於因循之主背脊疽根終以促唐家之命八鎮之雄更强迭叛或斃服而復睽或已平而終亂才如德裕空爾慨想賢如裴度僅亦一清此其可歸咎貽謀者之不減歟世之論封建者曷嘗不曰狂羸賊之計乃自私不公之童心是豈後世之所可循者王地自有人民自保無朝夕苟簡之謀嗣子傳孫自貽家法必有豐芑燕翼之念與夫視官居如傳舍憑熊軾如逆旅往來勞費道里憧憧忽畧無賴歲月

是計蓋不同日語也反覆唐事果何如耶若夫咎之者則又曰髖髀相依自貽問咢之患脛股不稱終遺腹心之憂是必罷置自我則可以操臂指之權更易不常豈復有抗衡之慮然而名雖不存形勢若在孰能有之孰能無之蓋嘗因是而論之天下之勢未始不可一也亦惟始終一也為君人者必當有以立天下之治不當求以制天下之勢凡立治有二道其上也權其次也就曰之民相孚於不識不知之中望霓之衆潛格於克寬克

仁之際汝墳江漢之國蟲鳴螽躍之情蓋有不可得而遏者日臨月照勲應丕傒雖推之而不去此聖人盛德事也固不可以是望之後世若夫樞機周密者必無耳目不及之憂權綱總攬者必有裁抑保全之策山東之禍不可以亡秦而秦亡於斯高之弄權諸雄之亂不可以敗漢而漢敗於閹官之擅政無弄權之楊李必無幽燕之師無害正之朝恩必無永泰之亂盤根仙李之祚所以終於殲絶者實僖昭之昏庸躬招而已致也他何

尤哉失在於政不在於制子厚之言猶信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八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九

宋 林希逸 撰

少作

律

舉天下之事若皆出於人為而實非人所能為也自無而至有自簡而至繁由古及今變不窮而用亦不窮是蓋自然之機行乎兩間者也民生之初未能佃漁也而

網罟與焉未能耕種也而耒耜作焉服牛乘馬則咸致遠之利刳木剡木則有舟楫之用是蓋自無而有也始之為宮室也上棟下宇足矣而僧臺累榭丹楹刻桷後之宮室為何如始之為飲食也汙樽抔飲足矣而鷄彝犧尊山罍玉瓚後之器用為何如是自簡而至繁也無者未始無而終不能以不有簡者不終簡而終不能以不繁機變之自然非人所得而强有亦非人所得而强增也審乎是則樂律之變亦可以意通矣竊嘗謂聲與

天地俱生有聲則有樂且天地之始有風則有木風號於萬竅則小和大和能言之類即具五音豈非律之所由興乎嶰谷之管雌雄鳳之鳴特其機至是不能以自秘爾莊子有曰樂出虛是誠至言也又其假黄帝之名談大庭之事模寫乎流光輝綽之聲莊周其真知樂者也黄鍾之九寸三分損一而十二月之律吕生焉五聲還相為宫而三百六十音之法興焉是猶未也增之以三變演之以八十四調伸之以百四十四律千有八聲

機愈出而變愈繁昔之無者非虧也今之有者非贅也昔之無者非未備也今之有者非有餘也造化之妙游乎天地之間愈久而愈泄若是爾夫何鄭譯之說見排於當時而技雜襲弄聲多吳楚祖孝孫又見譏於後日譯之說得於龜玆而孝孫之樂謂之雜襲弄非誣孝孫也蓋聲樂之事非獨中國有之蠻徼之間雖其分寸尺度與中國固殊而亦自有樂是皆冥默機契之地安得以蠻徼爲俱非也且夫羌人之笛得於龍吟伐竹而吹

其聲相似此非一機之所寓乎伶倫之聽鳳其有異於是否也由是而觀則樂律不可無分寸尺度而非分寸尺度之所能為有其法無其人亦徒爾此議律之事所以啓後世之紛紛也故嘗謂上黨之黍不足以定律舜祠之管不足以定律非不足也無其人也得其人則牛鐸可以諧聲矣然則造律之法學者不可以不議如欲調律請俟其人

周禮

六經作於聖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吁聖人百世師也使其果出於聖人之手又孰敢議之哉七雄之後合而為秦六經一厄天地之大變也坑焚熖熄而函關不守沛中刀筆之人但以圖籍為急遂使三代之藏竟空於楚人之一炬是蓋萬世之遺憾者焉上之治綿蕞僅存故學士多老死而殘編斷簡雖得於壁藏口授之餘自卜筮一編而外雖他經猶有可恨况周禮乎三豕渡河子夏已疑於古史血流漂杵孟氏已辨於武成自秦以

前且然爾況挾書禁令方除之後乎且周禮果始於誰耶劉歆唱之杜子春和之鄭衆賈逵鼓吹之上下二千餘年或以為周公太平之書或以為瀆亂不經之典又或以為六國陰謀之作黨同伐異互相矛盾或疑或信果何從而質之蓋世儒之學周禮者有三解釋章句不論意義一也古制不存獨見不立苟焉藉是以訂古今二也間有疑其一二之戾古又以為周公所作必欲牽而合之三也是以前者主之後者難之前者非之後者

是之參訂不審迷其指歸所以徒為是紛紛也周禮果周公之書歟封建成於周公也武成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孟子之論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自五百而下乃有五等焉是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有附膚之說方且有别創開方之說無所折衷何其繆耶周官一篇成王所作也六卿而上有三公焉有三孤焉名字具存職任尤重而周禮乃始於天官冢宰論道經邦爕理陰陽畧無一語又何其戾經也而

世儒方且以為滅奄還豐之作正此書也何其疎耶周禮之不出於周公必矣其間蓋有甚明者而世儒未之考焉孟子之生其去周未遠也畢戰之問井地已不得其詳北宮錡之荅班爵亦僅聞其畧諸侯惡害已而去其籍于斯時也已有斯言使是書果有耶則戰國已去之矣豈特火於秦乎使是書果不去耶則孟子當見之矣何獨出於漢乎此其是非一語可决善乎漢初諸儒之明經也五經繼出並已名家而周禮獨得於獻王獨

藏於河間豈非知其非是歟治禮諸儒若高堂生二戴氏曲臺儀禮皆入討論豈有周公之書僅藏於秘府而不之見抑亦知其必非是也建元而後雖曰表章六經而博士之立惟五則其所缺蓋可知矣使是書果出於周公歟則漢初耆舊必有傳聞何不以足六經之數獨待於劉歆而後出耶吁吾知周禮自歆始也然井田之制歆自行之而自敗六典之法後周行之而亦弊唐太宗雖有真聖作之難而貞觀所立徒為紛紛封建亦終

於不可行太平之典獨行於成周而不可推之後世豈周公誤之耶周禮誤之耶吁儒者論經茍未能以心為師以識為友以見聞為傳註而區區求泥於紙上之陳言終何所折衷哉故歷觀漢魏以來諸儒傳疏或是或非亦有可論者然其大本既失則一二章句何足云哉然則周禮果誰作歟古人有言曰得其時者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於今行於後者也周公思兼三王日以繼夜握髮吐哺猶且不給何能弄筆而為是文哉

愚意戰國之時必有深沈多智之士隱伏而不見不得以自試於當世故泄其藴以為是焉何休以為出於六國是也雖然此書固非周公作也若以不經而盡斥之又非矣何者唐虞而下至於春秋再變而秦三變而漢書籍不存無所考證其間更革之際猶有古制少存而漸泯者於此尚可見焉今以宫正一職觀之即書之所謂太僕正也冏命一篇即後世之所謂制詞也豈其官果止於上士二人而制命之詞鄭重如許此其存古而

漸變者也注者不知乃以書之僕正為夏后之太馭太馭中大夫也其官固稍尊其辭固宜重殊不知辭與事乖彼此不應實難合也至夫冢宰之長王宫官聯之相統屬興賢之典考吏之法纖悉條理古意具存故曰周禮一書正可以觀古今之變也使劉歆能以是讀之則其所以尊信者亦何可厚非耶吁書之始於劉歆者有二周禮其一也左傳又其一也左氏為不傳之春秋漢人之言當矣然二百四十年之間時變所紀或合或離

亦多可觀者而歆乃以左丘明爲之此皆歆之失也左傳之爲丘明亦猶周禮之爲周公也後之學者苟能去周公丘明之說即以周禮左傳而参古今之變則其書尚可貴也使劉歆而可作未知以此語爲何如

論

文武之道大小如何

道散於天下惟聖人爲全得之夫聖人道之極也正統之相傳大原之相授則其心領神會於隱然胷契之地

者意有遺世獨立之妙而顧以得之天下何哉蓋三材
眞而人極立太虛存而萬理具大而性命之精微小而
日用之纖悉以差觀之雖所得有不同要之無一而非
道者前乎千百載之開端後乎千百載之授受其間聖
人未作豈無間斷不續之日而人心天理隨寓隨見語
小焉語大焉不于其智則于其愚會而一之則是道之
渾全者在我而昔人之所傳者無復間然矣此非夫子
孰能之此非子貢孰知之洙泗之初其相去亦邈矣聞

知見知如出一轍斯道也何道也其得於吾身者即其存於人心者也其全於聖人者即其散於天下者也夫豈越宇宙而求之哉文武之道大小如何請以夫子之所得者言之聖人不作而道術為天下裂昔之談道者有是言也夫以天地之純神明之一而散於該博不偏之士賢者察焉以自好愚者日用而不知大溺於大而遺其小小局於小而昧其大猶百家衆技而莫之通亦誠病矣不思夫理外無心性外無道雖所得有精粗所

學有深淺所造有遠近而囿於宇宙之間者莫非遊於斯道之內者也聖人而不作則已苟作焉豈能外斯人以求道而遯是偏以求全哉岩廊之授受人皆以其精微者言之而不知耕稼陶漁之始木石鹿豕之遊所聞者何言所取者何善兩端之執已於精粗小大者兼有之而羹墻之見特冥會而脗合爾知舜之為善所以取諸人則知夫子之傳道於其在人者得之也且夫由春秋之末思鎬豐之始其世異矣其事殊矣以其道寓於

典則歟則紀綱文章蕩不復存是蓋未足證也以其道寓於方冊歟則詩書未删煩蕪殆甚是又未易證也憲章文武之事將孰從而求之其以智索之乎抑以象罔索之乎蓋嘗思之道存於太極而理散於人心家庭唯諾無非理也洒掃應對無非教也人心之所有豈以文武之存亡而或加損焉方其盛時汝墳江漢之濱蟲鳴螽躍之妙成人小子莫不有德游女武夫亦知好禮周轍雖東斯民固自若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好善

之民豈以衰世而好暴乾坤未毁則道未息矣仁者謂
仁智者謂智固其大也百姓用之而不自知非小者歟
九疇未斁則道未亡矣有猷有為有守固其大也不協
于極亦不罹咎非小者歟重爻之易雖存而人心之易
尤顯洪範之極雖明而人心之極尤著閨門夫婦之道
豈亡於二南之既熄朋友兄弟之義豈缺於小雅之或
廢在人之理不可厚誣又豈容捨是而求文武哉由是
而觀則夫子之所以得之文武者即其在人者也文武

之所以傳夫子者亦其在人者也在人者離而散得於夫子者渾而全在人者有小有大而夫子則無復小大也不然老聃之問禮何意也萇弘之問樂何心也漁父之言何趨於下風孺子之歌何為而或聽隨取隨得細大不遺此夫子所以備道全美也公孫朝之問端木賜之對不曰在文武而曰在人不徒曰其大而亦曰其小此非深知傳道之妙者未易及也或者不察以為聖人心傳之妙必超然絕異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求諸難意者吾非斯人之徒歟此非知聖人汚者也莊周一書著方術於其末且曰一偏之士判天地之美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是以斯道之渙然者為可嘆也而鄒魯之士獨不列於諸子乃以小大精粗無乎不在者歸之其意蓋以推尊吾聖人殆非無見者吁周豪士也亦在人賢者也不幸而出於文武孔子之後得其大而遺其小故其書未免有所倚焉使一及聖門之爐錘且庶幾矣惜乎周之不得為全人也故併及之

續詩續書如何

聖經之終始蓋與造化參焉非人力所能與也夫聖人作經非以自求名也古今天下有不容無者聖人亦不得而自已也造物者發其機於千百年之前聖人者成其書於千百年之後聖人與造化相為期也是機既息雖聖人復生亦無所措其筆矣況區區言語文墨之士哉王仲淹正世俗所謂書生者沾沾自喜於筆舌之間而乃欲僭躐於聖人之事業通真不知量而亦不識詩

若書也續詩續書如何請得以窮其說凡古今天下不知其幾人也亦不知其幾書也要必天下不可無此書而後謂之書著書者非苟以自鳴而已也兩間之内有人道所不可缺者待其人而後具也周易待文王而具者也春秋待夫子而具者也遭其時適其事聖人有不容已者是則造化之機自動也自有帝王以來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虞夏之渾渾商之灝灝周之噩噩歷一世而機一變文侯之命周書絶筆矣書也者豈容有

不定邪自有性情以來則有咏歌嗟嘆之辭國風雅頌正聲諧韶護要妙通鬼神渾渾若天成浩汗若河漢有非人力所得為者文字之機千餘年之所紬繹啓露王政熄而聲詩亡氣將熄矣則詩也者豈容有不删耶使其未容删定也雖聖人有不得為者至是而不容已矣則聖人豈得以泥其意好名之士以是為聖人求自見者則誤矣羸顛漢起天地之間斷一視前古蓋夢不及矣雖使聖人復生於周隋之後秖亦重加慨嘆而已王

通好古者也立身行已雖拘拘乎規矩繩墨之中其視聖人奔逸絶塵之事蓋瞠若乎其後其守經執古正所謂書生者人苦不自覺而以皇極自負荷乃曰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遜也故書可定也我亦可續也詩可删也我亦可續也書有典謨訓誥我則為四範七業也詩有比興美刺我則為四名五志也書始於漢則曰六國亡秦不忍聞皇綱係於此吁使無續書史文闕載乎詩備於六代則曰仲尼三百始終乎周若然

則遺殷頌矣且所謂六代者以正統在也晉爲中原之裔後魏據有中土隋氏混一區宇猶可言也若南宋若北齊若後周無異齊梁陳隋之篡竊者何可言也必也正名乎名若是矣奚其經且通固知後世不若唐虞三代矣而又取其文以續前作將以其文可續耶抑以其事可續耶通之中說蓋將以發明其著述而乃模倣於論語之文倣規爲員模矩作方而無一出於通之胷臆而徒掇聖人之句法以爲能將以求其工適足以露其

拙耳通蓋知名可慕書可作而不知六經非夫子之經乃天下不可無之經也夫子之經行而諸書盡廢通之續經雖作而諸史自不泯則通之書贅也故凡通之所謂元經者禮論者樂論者並足以發識者之一笑耳蓋自漢而下著書立言之士以實事為書則做史記班固以下諸史是也以空言為書則做論語揚雄之法言是也詩書春秋皆史也遷易而記傳遷誠作者班固以來不出其籬下矣荀恱孫盛雖僭擬編年並亦沈沒不顯

是遷法不可變也通之續經祇史耳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而自擬經通之見正與楊雄同科然雄之法言固淺陋可笑太玄一書雖曰擬易其自立機綜大有可觀通又不及雄遠矣莊周異端也其書雖誕謾要亦自成一家而乃慨然以六經為先王之陳迹是豈為續經者耶周之言固非格言也與其為通則豪傑特起之見吾於周斂袵焉

堯湯備先具

聖人居兩閒輔相之任所以贊造化於不及也葢理數之或然雖天地莫之違而聖人成能者也於其莫之違之際而有以用其窮是則與造化相為功也故有天之天有聖人之天在天者有時而不及在聖人要無時而或窮茍為漠然而信其自如則與時偕極者矣堯舜備先具之意葢若是夫天下未嘗無數而聖人亦未嘗言數葢盈虛消息者在天而輔相裁成者在我天之所以立司牧者亦惟求以濟其不及耳茍吾無所必然而乃

聽其或然亦非天之所期望我也夫隂陽之氣在天地之間不能以不戾天亦非勤恤我民至是則非天之所及聖人者非惟以與偕行偕極必有以濟天之所窮而浮於天時乃可以對越而無愧此所以有備先具之說蓋天能生物不能主是物民知用物而不能節其用聖人者代天而相民者也故備之於未然而若迂濟之於既然而若神昔之人有行之者堯湯是也我欲觀堯政帝典無足稽焉吾求之下民其咨之日我欲觀湯政商

書無足稽焉吾求於六事自責之時十年九潦我聞惟曰用鯀無成而耕田鑿井之民不聞有餓莩者七年八旱我聞惟曰承桀餘殃而賁若草木之世不聞有菜色者使堯湯而無所備吾將見如後世之移民移粟者矣否則如後之靡有孑遺者矣王制曰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王制之書雖出於秦漢之際其事必得於傳聞者堯湯之事其若然歟易於益曰益之用凶事象曰固有之也當益之時

而為凶年之備雖凶年吾固有之矣吾何慮焉蓋聖人
於司徒養民之政亦先之曰荒政聚萬民是必非遽行
於一日者倉人廩人所備而無其素則雖有是政誰無
是政周詩有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此陳陳相因之法
也此非周人委積之政歟唐虞三代之始相因者也由
周即商由商即堯則其事見矣吁聖人非特為有備無
患之術而已聖人之心蓋以天之責望於我惟寵綏斯
民耳或然之數天無以用其窮而吾又無以相諸天是

則非惟君惟長之責後世常平義倉之說蓋亦堯湯之遺法而孰識乎堯湯之用心吁

漢之為天數者如何

論一代步占之學而取其有益後世者言之此儒者著書之盛心也夫步占之學其傳尚矣自史氏之書志作而其人始詳茍非學術之精微可以推行於千百載之下豈肯私其姓氏而著錄之哉且夫天人之相去其間至遼邈也是非得失之證於其星辰之變而示焉於其

風雲之候而示焉實然相與之機蓋有甚於告語者而人不得以盡知之於是能者出而名斯世知星者若而人占氣與歲者若而人大抵以其未然者而推之於將然其所以為天數者誠精矣儒者取其源委而紀錄之使後世因其休咎禍福之言得以為恐懼修省之地是蓋為斯世賜非為斯人賜也天官一書子長所深注意者而天數之學獨有取於唐王魏三子此其詔來世之意遠矣漢之為天數如何請申其説蓋嘗求是説於義

黄之前矣甲子起數星傳有書言天數者未嘗無其人也然大撓隷首灶字雖存而其法與八索九丘俱無傳矣至虞書而後羲和氏出寅賓寅餞之職平秩平在之分四仲必殷中星必考抽關啓鑰條目具詳於寂寥簡短之書而此事紀載獨備使百世而下談天文志星歴者莫不祖羲和而言之然則仲尼之叙書其法固已如此況後世之作史者乎子長史氏之宗也龍門之父子其泒本出於重黎而文史星歴近乎卜祝當時或得以

厭薄之藏山有書遷所以寄其憤者不少而天官其大者焉一時犖犖大變有如平城之月暈元狩之蚩尤熒惑之守招揺之茀皆正色直書之而修德修政之事且拳拳於其終原遷之心無非推明天數之微昭示來世之戒意其史筆之著錄必有大過人者今也指其人而稱許之獨不出於是三子遷果何見哉彼三子者何人也太初造歴都以方士應詔其先葢隱於民間爾周南留滯之人千載未易多得而乃受學於都都亦偉人矣

子長述都之事而又列朔與鮮焉由是推之則三子之言數是皆當時卓犖著見者也今以其學術而觀之星躔有部自商丘主火之日說已定矣而都之推步深微奥妙有非尉姓輩所能及其術何精也雲氣有候自楚人論夾日之應法已詳矣而朔之占視獨決於日旁賓息虛耗毫釐不能逃其術何約也以至歲始有占冬至有占臘之明日又有占無非卜歲之豐儉者而八風從來各以其日木飢水毀推驗若神鮮之術又何其簡且

當也三子之學抑有自來矣九州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此保章之法也而都得之五星十二風以卜水旱一祲二象以卜吉凶此保章與眡祲之法也而朔與鮮得之以千百年占天之秘而發明於漢庭三子之間遷之許可豈輕及者異時蔡邕陳卓之言分野張衡馬績之論星躔與夫晉志所紀之雜占劉歆所集之妖氛尋源泝流無非祖述故智而已然則三子之言天數其為後世賜深且遠矣豈特漢耶不然藝文所錄有如淮南

泰一之書常從國章之書無非占星候歲者攷其人物皆在太初先後何獨不得與三子並列哉予長紀述之意槩可見矣或者不知乃曰災祥占應之說隆古未之前聞保章眡祲雖有其術而六典非周公全書後世已病之矣是何予長見之拘耶吁春秋非為星歷作而紀災異者過半洪範非為陰陽岀而言休咎者甚詳六經格言豈捨理以求數者誠以昭昭之鑒形於冥漠之中譴告之來無非仁愛之寓占天之法備則畏天之念興

紀變之書詳則銷變之政舉人主之求天既不能自得於微密之際而步占之成法又視以鄙陋而不談吾恐天人相與之機自是隱矣天官之作政為此懼也有志於當世者尚或鑒兹不然三子殆空言也子長亦有遺恨焉

以大事小者樂天

時變之來聖人安之而無所較者是其心泰然與萬物同量也人惟不能以處變也故區然較是非曲直於其

間而其中亦戚戚然無以自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理凡其或然者莫非自然之使然於是乎順受而無捍拒有矜憐而無怨争時至事定而反其常則聖人處之亦安然已是故在彼者或去或來而吾之泰然自得者常無窮也此之謂以大事小者樂天請申之天下之事適來適去者猶蚊蝱鳥雀之過目也緣督以為經游心以應世者要使之無以汨其天和耳茍為容心於其中則逆我者觸我者與吾鬭者角而應我在彼方來且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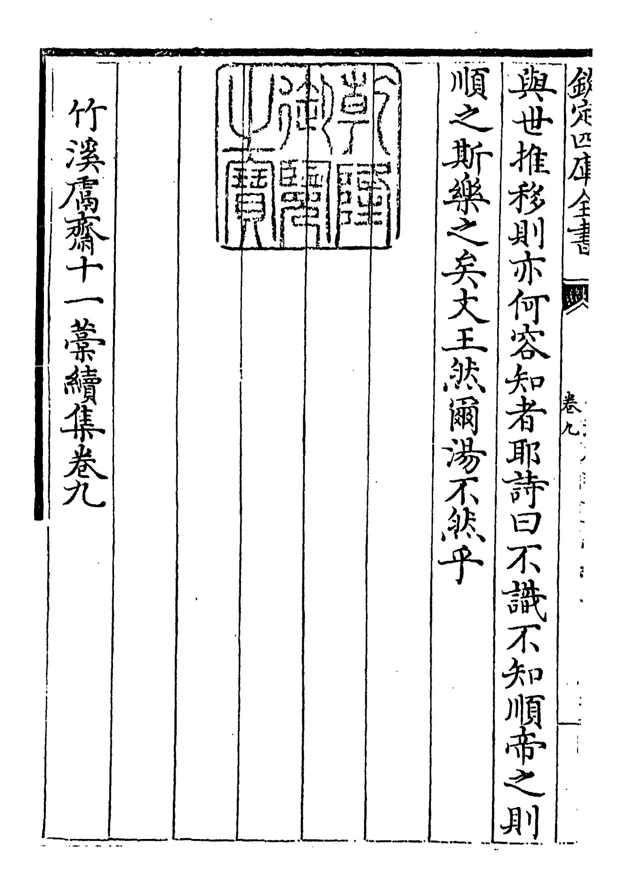
過而吾又忽然而不自寧則吾心終與物競而莫得少釋矣且夫觀化最可樂也吾知其出於彼者非出於彼加於我者非加於我蟬蜕蜩翼以視世故則吾常洒然静然恬然泰然而無所忤有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者彼何事與物相靡相刃膠膠擾擾而使之喪我耶昔堯欲伐宗膾胥敖南面不釋然而問之舜舜曰彼二子猶存於蓬艾之間是雖莊子之重言亦可借是以形容湯丈之事葛與昆夷猶宗膾胥敖也彼之不我服者是猶在

蓬艾之間也湯也文也安而事之不欲與商畧輕重猶
舜之存心而非不釋然者也方其自挾而邀於我也蕞
爾之國以分則彼下我者也以力則彼弱我者也以德
則彼事我者也聲其罪而問之可以虀粉於一鼓之下
而聖人之處心則以為天地之間一物一民皆吾同體
彼之不自量而與我抗衡吾也不可形厭惡於其懷而
鋒刃之交又無故以加吾二國之赤子仁者豈如是耶
且彼之為是勃勃者亦莫知其孰使也彼亦豈不樂安

逸而為是自速亡哉是蓋有物也而莫得其所萌凡吾適然而順從然而應非順於彼應於彼造物者至於是而不可知故吾且與之為無崖且與之為嬰兒且與之為無町畦雍容自得不與之爭而物莫吾攖不與之敵而物莫吾逆此心方且乘日月而流方且挾宇宙而游方且泠然若飄瓦若虛舟真不知老之將至而樂以忘憂也迨夫征葛之師形於胥慶之餘昆夷之伐赫然於一怒之日是非蘊怒而至是也是非宿怨而至是也蓋

天之未定也欲亡之或張之欲傾之或興之吾未嘗咈意於方來而未嘗容心於已定天時之或彼或此而湯文之心則嘗泰然也易曰齊小大者存乎位位者時也小大不齊而齊之以其時則無小若大矣於臨有曰至臨無咎是其事之適至雖聖人有不能違也然則事之者天也伐之者亦天也而聖人則常如故也是亦猶舜釋宗膾胥敖而末年又有有苗之征也征之不待克而又班師蓋莫違者機莫逆者時故聖人不凝滯於物而

與世推移則亦何容知者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順之斯樂之矣文王然爾湯不然乎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

宋　林希逸　撰

記

重造林㭰斗門記

陂之有斗門猶城郭之有關也視時而縱閉之則水之
贏縮在我而田常無害木蘭有陂自熈寧始截仙溪以
上數百里之流而横注之漑田餘萬頃是曰南洋下為

斗門者三所以制滛涸之柄也莆之言水利者莫大焉
然洋城東山二門有廢有復具見圖誌獨林埔名存事
缺不載問之耆老則曰創於元祐而壊修於慶元又壊
蓋其廢久矣毋動為大衆嗇弗圖咸淳戊辰賢太守聞
而嘆曰治陂渠以利民古循吏事也是烏可已命僧計
度之衆曰非乏楮六萬不可公曰郡家任此第為之勿
憚費於是里人作而言曰公意美矣吾儕奈何其𡨋萬
五千以經其始寓公林某方為延平倅亦助四千公曰

吾以四萬一千足之傭工飭材轉海求石朝戒夕令且嘗親行以督之夏四月始作六月告成里人德公圖為不朽乃列其事求記於余且曰此門雄於洋城東山舊矣內以受木蘭湫激不注之水外以禦寧海晝暮暴至之潮內陘外過工費已三之一焉然後左纍右疊植石楗者三之分為兩門扃以橫木仍舊制也又更為新意則有石櫃焉有木櫃焉昔之門其深以丈今增四尺焉昔之八字其延踰丈今南北皆五丈焉散水之隄向廣

六尺今倍之迎水之石向高一丈今三之沉木以為基
鹽蜃以為固其防慮益周其心思益遠是欲為千百年
賜也公之治莆為民久計大率類此仁矣哉余因思古
昔治田載於舊典其於水事尤悉畎澮之法既如畫棋
而匠人所書有曰磬折參伍者有曰為淵句矩者其文
之工殆似畫筆至於蓄水以豬止水以防蕩水以溝意
其髣髴必如今之渠碣而獨無所縱閉何耶果有之則
其模寫必有奇絶豈應畧之非當時之智偶未及則中

土平而水勢緩也是以斗門之名不見於前古而創見於後世由今觀之為此門者使神禹復生亦必以智許之然則限水以滋田者智也裕農以致養者仁也復其舊制而增所無原其初意而期之遠是亦仁智之方也大書特書夫何愧顧余荒耄不稱此筆姑紀其實云爾太守趙公與鑒紹興人董役莆田尉權丞陳元英三山人登仕郎林應鳳延平之子也涵江人僧則其寺無極也

岳安石橋記

岳安橋者瓉溪吳君清承諸使之意而為之也辛酉某月始事丙寅某月迄工縻緡錢八百萬初與道人謝有真俱謝逝君獨任責衆初疑其難君極力以就事諸司亦有助焉君來求記余既書其始末因為詩十章章四句以美之曰使云者帥古心江公萬里漕松壑趙公孟傳憲順山家公坤翁先憲後帥者竹居王公鎔也詩曰閩居嶺閒緣溪而路長橋短橋日凡幾渡維此金沙有

水曰岳伊昔梁之峙流而閣時雨之深其喧如瀑壬子中秋一漲莫復臬使王公惻以衆請曰謝曰吳以選並命其時維何景定辛酉謝俄而蜕歸吳一手力淺慮長更木以石為之良難五載而畢衆施既覲公助能幾不厭不慳吳亦賢矣豈無長虹如楚視檜曽是山村埒彼都會寒暑往來銖寸累積非有此心曷就此役歲月姓名所識大者系之以詩美其心也

福州新創義阡記

古之為政其加恵斯民也必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逮德衰而此意薄寒者不能為之衣飢者不能為之食况死骨乎然嘗思古事而疑之分田制産古人於民最纖悉也一夫之田五畆之宅居之巳食之巳然未聞其為死計不韋之書雖出於秦實採三代之文也埋胔掩骼令於孟春此於盛世何從有之是直其委棄者爾蠅蚋之嘬能無泚乎并塌之皆能無哀乎何必春月而後可夫死固民之卒事也不偕可訓壙無其所坊民者何以

哉侯則可責細民奈何此千百年所遺之論何漏澤之請直至元豐始見而後義阡之名出焉是誠今世盛德事也閩之諸郡蓋嘗有之矣然而難繼也朱文公之於清漳亦再嘗之停寄之非訓告甚切驪塘危公既續其意而又紀之且以治盜去藏之説而繩諸寺漳人至今思之今府帥龍圖吳公某尊文公之學而誦驪塘之文者也越來吾閩其諭俗也有古靈之愛焉其燕毛也有橫渠之教焉究力於民靡念不篤今又哀此阡之不續

而貧者無以掩其親也度城西僧廬廢地空山為龕大小四千三十與叢冢二穭之陰陽審以面勢必固必利為之永圖棺者函者骸而暴者嬰而夭者皆别處之名其坊曰孝仁主以卧雲庵僧儲辰甓以待其用期之以日合諸寺之滯留者皆瘞踰期者僧自送之約以春秋兩祀之縻金錢二百萬米石百方郡計窘束如救頭然之時而公拳拳及此且親與寄公周行按視又有結因爾子孫之詩公於閩人恩矣哉公以詩學名者也小弁

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解者以為其心不忍也公之為此其一念之不忍者歟四月始事八月告成聞者莫不加額邦之耆宿謂余是不可無籍也余既慨今昔之思而仁公之用心遂錄其實云爾是歲丙寅為咸淳二年十月記

福清縣修學記

咸淳己巳春二月邑庠羣士友以書來溪上曰吾邑空乏甚學敝久今令尹初來每攢眉以語我我固知其力

未給而皆欲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名法從强鎮吾閩
憫諸邑之焦煎寛其征而去其害向之持急符而號呼
於吏舍者痛絶之於是為邑長者稍得安意以慈其民
吾令尹又以清苦自持以勤恪務善察民之病隨事而
藥之空盜之巢剔吏之蠧一念懇懇雨暘應之歲事既
登嘉禾薦瑞而井里之聚以飽以遨乃得酬其初心以
用力於子衿絃誦之地疏樂人籍入之田援譙役秋據
之請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皆為吾邑士計也且曰不

足則以俸繼之帥喜而俞令以自慶於是飭材賦功練日輇使正殿論堂戟門經閣若厨若庫皆撤棟瓦新之又作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室閣之後闢為堂尤伉好鄰之侵地必復雖强禦不憚工費大半出縣家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葺也更造也其可隱而不書乎余曰令夫邑之難曰灘矣曰鑊矣格令所限黽勉而來視簿書如仇計晷刻求脫甘其身之寂寞尚求無愧於氓黎之人也已度越流俗千百而况懇懇切切於困

窘愁蹙之中勤約以及人勞費以廸教此其藴積必有所自來者前修軌則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者正爾本之不立烏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噫戌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令尹而吾邑之嘗僚與吾士友又能公此心以相其役余老矣何幸親見之稍須考戌必且秩鄉飲之禮使余得尾諸賢以揖拜其間將見教明而俗美使百世之士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遺其歲月惡乎可是役也始某月迄

其月府帥洪公名某字某温陵人令尹薛公名某字某永嘉人邑人林某記

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廟記

仰山孚惠二王廟祀於江南爲大香火跡其靈著實自袁始今在所馬軍司亦有焉訊其由則曰昔淳熙間有本營李統領運木於西江行未至風潮暴作簰木皺蕩篙檝束手舟人方相顧愕駭俄有二士立簰上曰我欲拊此柢京李諾之風潮隨息散者復聚舟人亦未以爲

異也徐問二士何自來何姓氏答曰我將就試也俟近京十里却言之既至李欲延飲二士曰我袁州仰山人李嘗至袁髣髴記廟像頗同遽俯而拜舉頭失所見矣歸諗於上下於是築室於營以祀之始甚狹嘉泰畢方之變一營皆燼而廟獨存衆始嗟異乃闢而大之民禱益勤王應不爽民益敬事而廟凡四闢矣今像設既嚴儀飾浸備衆乃以未得記為歉來謁於余其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在天無二尊也諸神列祀郡國其歸

戴於朝家亦猶衆星之向北今二王顯異旣徧東南而
來宅于兹豈非以聖神繼紹宗社靈長故思朝宗之義
而有拱衛之心一念忠君神人同也王為蕭氏本末見
州圖志毋庸叙獨為祀神詩一首俾歌以饗之時咸淳
三年春三月詩曰
王初化兮二龍其始事矣亦以語諸篙翁食於衣數百
載矣耽耽其宫巋巍桂莫矣祀彌恭湖南北兮江西東
爪華之奉兮與物同王知我宋萬斯年兮心乎朝宗宜

帝所之入衛兮賓冥冥之孤忠欲寄靈於一將兮乃變幻江濤之中今祠宇日闢兮象貌崇若時雨兮收融風掃疫癘兮慶屢豐福吾民矣鞏吾國期世世以祀兮報王德於無窮

重建崑山縣廣孝寺記

佛之始也聚徒以聽法必於長林茂蔭之下未嘗爲之居故從上所錄有曰某佛某樹者四而龍樹又其一焉祇園施地致之城闉是則寶方之萌芽於是莊嚴之說

行矣自竺嶺之傳至吾中土其始也亦然余觀高僧傳諸賢大抵皆草衣木食班荆蔭松以爲之初其道既行其徒既盛於是爭爲壇宇以居其師于斯時也患於無師不患無居其後上而公家下而巨室有崇貴其說而求以自託於佛者又華絢金碧以致其徒而居焉故空王之宅徧天下而莫盛於東南則梁之蕭閩之王吳越之錢倡之也今久而弊矣爲之上者乃因其居而籍之利其有而賦之又從而多取以困之故其居漸廢而貧

無以自復余常以是慨之今吳之崑山有僧曰允親者得台宗之旨於印北峯游歴而歸思有所建立而未能也寶祐中因浚河蒞涇得石土中有大字六曰崇慶寺大界相旁有小字曰會昌元年僧興遠立他文磨滅不可讀親喜曰此古寺基乎吾得其地矣寺之興廢固失所傳其曰大界相云者即畫地之識也請於有司易其名曰廣孝余嘗備數儀曹與聞其事符下矣親又規置田園封培蘆蕩以為歲計役方興而親殁其嗣子思梵

悲其師之志不遂竭力以成之景定壬戌賦功越五年而畢事相其役者梵之子文煕文泰與其孫良珪也乃介余方外友若圭求記溪上余既慨今昔廢興之故而疑其將窮親能立心於其廢滅既盡之餘而欲一手作興之難矣梵為此役又能竭其毫縷之積而無所資於人又難矣今夫世之為子若孫者能訓父祖之志已艱其人自親至珪徒以教法相紹而四世一心共圖其終豈不愈難乎而且不求文於時之華華者而即余之寂

寂不于其近而于其遠勤勤數千里以是為請其趣尚異於世俗蓋如此余既焚香而記之且祝曰若佛之徒皆能用心如思梵者教道不益隆乎已廢者不俱復乎是寺也覩為開山矣梵今主之

重建斂石寺記

僧寺之廢興以吾儕視之若於事無所損益也然余觀江湖浙之和糴運糴淮東西之車馱夫脚其為產家害極慘而他科索不豫焉以余所見推所未見槩可知矣

獨吾閩之人衣食其田自二稅之外無所與聞問之僧寺則上供有銀大禮有銀免丁又有銀歲賦則有祠牒貼助秋苗則有白米撮借與夫官府百需靡細靡大皆計產科之嘐嘐者但曰吾鄉地狹人稠田之大半皆入諸寺然而穀之食者邦人也豈輦而他出乎糶必以錢雖在諸寺猶大家也故前輩有曰僧寺閩南之保障余常以為仁人之言數千年來官病之吏病之大家亦病之僧逃而屋敗者過半其幸存者猶凛不自保況已廢

而求復興乎于斯時也有能獨力勤苦以復其舊亦難矣哉玉融歛石在邑之陽去通衢數里許其扁曰龍潭歛石禪寺唐僧知嵩剏自文德中廢矣一殿僅存嘉泰初莆僧彌清首衆鹿門郡倅劉君守仁以其賢白府帥俾居之清辛勤經畫自庚辰至癸卯凡二十四年殿既重瓦法堂彌陁閣望拜亭雲會寮則更造一新藏屋亦成寶輪方斵以老而德昇之覺融融去丁未以慈榕繼之金碧其輪繪飾殿像又為堂為廡甃石砌寺前後地

若干大成師志也砧基失久陳乞打量丁巳始再給榕

之用力甚苦今亦二十年余雖未至其所得之圖經主

山自石竹而來左右兩龍湫時興雲雨隨禱隨應載在

祀典朝家重農閔雨亦與符免醋應權管科數以優之

清昔退老晨夕課誦猶十餘寒暑年八十夷然而逝自

號古澗亦叢林可稱者也榕以始末請記且曰但以吾

師之勤恐遂湮没其甲無冀焉余既嘉其父子之能而

又喜榕之言若此故併書之

福清縣重造石塘祥符陂記

陂之名何始乎其在夏書已有所謂九澤既陂者求之水經則自楚人期思而後天下不知其幾無非賢守令為民為之然廢興不常作其始者固難而復其舊者尤不易汝南鴻隙大陂也翟子威廢之濯龍之夢黄鵠之謡皆怨者託其言以求復卒至鄧晨而後作用力凡數年其難可知矣況今人乎王融石塘陂昔縣宰郎公簡所作碑亡矣誌有之水之源始於閩長邑南下五十餘

里至邑之西湖迤行及籃尾則由小橋而東注矣濱江為隄直抵古放生湖其匯始大又行七八里則湖之尾焉溉田五千餘畝為邑上腴以其作於祥符也以祥符名之中嘗湮圯嘉泰甲子張侯大任實與之既而時敝時葺至景定癸亥嚙於洪流始大壞故邑東諸洋皆無所仰雨至莫留旱則立槁民甚病之役大費夥莫適為謀戊辰賢令尹實來諗於衆而知之曰邑雖貧是烏可已作意復之寓公大姓亦樂為之相有草曰薈湖昔所

無是歲忽生售鏹六萬令捐以助役堤之基非沉以巨艦不可適有禦人汶舟者令即給之富者役者輸財竭力惟恐後令又時出而諭勞之孟秋始事良月訖工糜金錢六十萬工六千中役兩幾敗後中秋三日洪發前重陽八日海漲諸堤岸多漂汶而此獨存人以為令尹一念所格聞者皆加額焉是隄也南臺廟東舊逼江移而改築以丈計之六十五基尺三十其上半之湖尾為丈二十基尺八十高半之其上損四之一邑人始疑其

難既成而喜來請記余亦喜為之書曰祥符古陂于邑之東既廢而久湖與江通昔壤之腴今廢而涸賢哉令尹為民更作堤成未半潮怒溪湓屹如有相神監其心緊令之心惟民是福天亦應之嘉禾瑞粟我歌屢矣況此役乎令尹之德與長江俱波流泱泱禾黍旆旆昔誰之如賈渠召埭令尹薛氏名某字某永嘉人是歲實為咸淳四年十有一月林某記

泉州重修興福寺記

温陵佛國也中郡之城有曰開元寺者聚僧舍百二十所而居之與福其一也俗呼為粥院謂開山某師戒行嚴誦法華得力常主千僧粥食於斯也地居東北隅始甚隘元符中圓覺師本觀主之得鎮海超禪掌示之旨道化盛行學侶雲集無所容請于郡併數剎而闢之其寺始大中燬於紹興舊碑俱不存其復也亦莫之記余昔為郡掾屢嘗往來其間淳祐辛丑歲大饑余領賑濟二局朝則散粥開元午則濟糶承天兩寺脩廊東西各

數十大食者列坐糴者分給皆容數千人不翅時方隆暑非此何所措故嘗謂僧廬亦非無助於政也時住與福者前則善立後則宗端立以有為稱端以靜嘿勝皆可語相與頗密今僂指三十年聞寺敝久矣戊辰冬忽得圓悟書以重修法堂香積諸因緣來請記悟余里人也向為雙徑演溪記室演以高弟許之余嘗叙其枯崖集矣而未知其志行若此主此席未一載而役於土木不憚其勞某月鳩工某月畢事糜金錢若干吁亦難矣

遂樂為之書獨惜寺之始事無所考耆老相傳但曰華嚴董粥事時有兵官奪其桶飼馬師取伽藍畫像壓以磨石而訶責之一夕行廡下有人身長八九尺乞還位設師曰寺失桶而汝不知汝職何事荅曰即索之中夜俄有叩門而還桶者曰二馬俱斃監者懼而歸之一夕又見師曰未足言勞何以廟食於此神曰願為香厨屏鼠雀師許之置祠焉至今厨無此耗神則神矣非師何以令之圓覺有傳開山遺其名其所傳竟爾因併錄于

此是歲實為咸淳己巳嘉平月林某記

慧通大師真身閣記

金華大師名志蒙生金華徐氏初以永福懷悟為師三乘教典不學而通常披錦繡衣去來闤闠中里人呼以小舅師亦自稱曰姊夫得錢於市即買豬頭以食故號為豬頭和尚時言吉凶皆驗或曰師聖人歟曰非也凡人歟曰非也或曰如何師曰汝以我為聖則聖汝以我為凡則凡人莫之測周游其鄉三十年景德丙午始居

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也衢人尊信之甫旬浹沐浴書偈而化危坐七日異香不息遂以真身為閣奉之遠近奔湊事之如生旱澇之禱隨應清獻趙公嘗為之贊以散聖目之信矣元符己卯勅賜慧通大師實曹守公輔所請至宣和甲辰始紀之則廣信郡丞洪公芻也閣屢毁而屢復者先後賢太守也嗟夫釋氏之教亦幻矣授法傳衣聚徒闡化此大乘正宗也至如揚普化之鈴曳彌勒之袋飧蝦拾蜆吞鴿吐鳩如狂如癡驚世駭俗豈苟

然哉意曰汝以趺坐寂然得禪乎我不然也汝以持齋守戒求佛乎我不然也掃其寞臼納之爐錘是又一機焉方師之存疑信已半矣今其殁也踰二百年天傳已未寺厄矣紹聖乙巳又厄寶慶丁亥又厄嘉熙庚子又厄閣凡幾廢而真身屹然至於倉皇焮逼逆而致之至亦隨息是孰使之然哉由此而觀則身前之變幻蓋可知矣豈非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蹈于大方者乎今天寧主僧如玉寓書於余曰大師靈跡著久矣今郡侯趙公

孟奎重叔殿閣賢良劉珙述夢捨田雖有新記而疇昔
事蹟未詳舊碑朽敗傳寫訛雜來者何質焉願有記余
即其訛雜者而條理之得其本末如此因以其所以異
於本教者索言之抑師又云古貌昂藏法中之王豬頭
千箇未始片嘗陶吾真性吾即定光然則其食也果食
乎非食乎世而有定光則知之

清風峽施水庵記

柯山徐君伯東結庵於清風峽之下又為亭于左以江

月名之庵儲茗劑以竢行者風月則自有樂也屢以書來徵記余曰義漿得玉徐寅有賦爲楊玄作也知君盛心施不求報雖寅無取矣姑以其所樂者商之今夫風薫兮時兮固見於絃歌矣自南華著論於齊物而後有宋玉之賦前喁後于大小二和與夫百竅之聲是不可以圖見者而周獨模寫於章句之間毫端之巧與造化爭彼楚人之論殆有激云爾雌雄果何有哉今夫月皎兮皓兮同列於風雅矣自五言既興子建詠於前士衡

繼於後而後有謝莊之賦流光徘徊賦之高樓照有餘輝攬不盈手語粹而味深殆為古今絶唱彼西園託興千里懐人霜露沾衣徒傷遲暮是直齊梁浮靡之習於義何取哉爾其滛於溪谷而泛我幔帷行於素空而入我懐抱于於人者何私焉見有逺近得有淺深皆夫人自為之爾千載而下則有月到天心風來水面若康節所謂真趣者吹者非風照者非月若伊川所謂滋味者力生於所激形生於所遇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又

有如玉溪所記赤壁所賦者興味之遠前無古人非知道者孰知之今君酷喜吟而有清思披襟於峽弄影於江其於由前之趣必有超然而自得者僕何容喙焉雖然幡風非動比倫無物此又幽人野客一種見解何當握手嘗試言之庵某年某月作某月某日成君名某字伯東今為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制置安撫兩司計議官咸淳五年正月日林某記

潮州海陽縣京山書舍記

京山書舍潮進士胡君申甫所作也戊辰夏自京南歸道溪上袖其圖謁記於余挹其容謙恭而尚德者也聽其言質實而務學者也即圖而觀則前鑿方池涵光浮碧為梁如砥門曰橋門此書舍所由入也其間軒豁夷曠百步而贏兩旁為列屋離而遠之於是傑棟危詹勢欲騫翥扁以四大字煃如也華扉洞啓噲噲潭潭論堂正中夾以脩廡東曰觀善西曰會文是為師友往來講切問辨之所四齋隅置則絃誦者居焉最後聳以三祠

安定左而昌黎右瞻儀肅肅侑我聖師其規模甚廣也其位置甚嚴也君又以其面勢語我曰書舍之外三峯參前二水環抱京山峩峩如坐屏障前後柱百有四十皆礱石為之某年某月始事某年某月畢工余雖未及一見已知為南州偉觀矣君歸踰歲余記未就遠使來趣余因以是思之素王之祀天下所同潮於文公歸敬惟舊君今尊其姓所出於安定先生拳拳焉身在嶺海之南而北志所尚北方人士或有愧者若人哉可敬已

而況我朝儒風獨盛前古師道久廢胡先生實興之岂川學法賢關取以著令至今存焉于時伊洛之教未廸也今四方之士知尊周程在在有像安定則未之聞君為此室與韓共峙意使潮之衿佩游詠於斯知學問體用淵源成棟梁榱桷人物仰高山斗黴弄明月于以相輝於無窮京山之名嬈美衡鹿殆自兹始豈非三陽千載盛事後之人推言其自必曰胡君倡之竹溪書之余亦與有榮矣咸淳五年龍集己巳春三月林某記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十